



敬告工人鱼号

单学鹏 著



2 041 6121 8

警士与美人鱼号

单学鹏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 晔

封面设计：黄 河

警 士 与 美 人 鱼 号
JINGSHI YU MEIRENYUHAO

单 学 鹏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1 4/16·插页 2·字数 270,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600

统一书号：10093·613

定价：1.20 元

目 次

这里通向世界	1
警士与美人鱼号	113
摔碎了的花瓶	227
二憨老汉	287

这里通向世界

17

18

小 引

一辆吉普车，奔驰在海边坎坷的沙滩上。车里坐着芸蓬港党委代理书记兼副局长陈凡和局调度室副总调度长于雅岚。陈凡四十几岁，有着粗壮的身架和宽厚的肩膀，一双不能算大也说不上小的眼睛，闪烁着机敏多变的光芒，只是脑门上的头发过早地脱掉了，这反倒更显得老练和稳重，也给人以耗费心血过度的印象。于雅岚五十刚出头，但是看上去却象四十来岁，白皙的脸上没有过深的皱纹，一双杏眼扑闪着令人捉摸不定的神采。她衣着朴素大方，线条分明，衬出了她美丽、丰满的身材。此刻，这两个人的神色都异常严肃，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进入北堡盐场，陈凡和于雅岚扒着门窗向外张望。陈凡掏出香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唇上，又抽出一支送给了于雅岚。顿时，车内烟雾弥漫，把两个人罩在朦胧之中。前边的司机受不住了，忙把身边车门上的玻璃窗推开。

“老陈，”于雅岚突然打破了沉寂，“要不是交通部和省委再三提醒，我们差点把老局长给忘掉。”

“不，怎么会呢？冯占雄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是他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的，老人家的一切早就刻在我的心上。”陈凡猛吸了两口烟，接着道：“只是由于我们全神贯注搞‘抓纲治国’，外加揭批查扫尾，

才拖了几天……”他摇摇脑袋没有讲下去，顺手拉过皮包，从里边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于雅岚。

经部党组研究决定，任命冯占雄同志为芸蓬港党委书记兼局长。

1978年×月×日

于雅岚乐了。她的笑是从心底升起来的，好看的杏眼眯成一条线儿，两腮的酒窝也深深陷了下去。不知她出于一种什么情感，恬静的脸上呈现出晚霞般的红晕。但是，这仅是刹那间的事，她的面部很快又阴冷下来。在把文件还给陈凡的时候，她长长叹了口气说：“唉，老局长真可怜，独自一人太孤单……”

深思中的陈凡，闻声笑了。他乐悠悠地侧过头，用网满血丝的眼睛盯着于雅岚，说：“嘿嘿，我愿跑断双腿，磨薄嘴唇，为我的老首长当‘红娘’，解除他的‘太孤单’……雅岚同志，你是怎么想的？啊？哈哈哈！”

腾地，于雅岚心头一热，脸色绯红。吉普车到北堡盐场劳改二队时，值班的看守说冯占雄一早就上路了。陈凡和于雅岚不禁一愣，从这里到临海县汽车站只一条道，他们怎么没有碰见呢？陈凡一挥手，司机便掉转车头，急火火地追赶。车跑了没半个钟点，发现前边有个蹒跚走着的老人。这人老态龙钟，拄着根很长的柳木棍，腿脚十分笨重。他下身穿的是劳改队发的布裤，上身则是一件穿了很多年的呢子制服。冷眼看上去不伦不类，但却明显地有别于逃犯。

“啊，老局长！”于雅岚惊叫出声，手一揉，眼泪刷地淌下来了。陈凡受了感染，眼睛也红了……

这所住宅，原是英国领航员的别墅，名为“南山小黄楼”，实际并不是楼房，仅高出地面两米多，一水儿北山雪松做成的地板，踏上去咚咚作响。除了客厅有六七个房间外，还有浴室、厨房和厕所。院子不大，有一个布局讲究的花园，春、夏、秋都有鲜花盛开。站在阳台上，能望见浩淼的大海，白天却听不见烦人的涛声。如今整修粉刷一新，十分惹人眼目，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平了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职务的冯占雄，被他当年的警卫员陈凡安排在这里。此刻，天色已晚，冯占雄正往外送于雅岚。下台阶的时候，于雅岚挽住冯占雄的胳膊，边挪动脚步边说：“老局长，剩您自个儿，出来进去可千万小心哪！唉，我真替您……”他们脚落平地，冯占雄抽回胳膊，感激地连声道谢，一直把于雅岚送出门。于雅岚没有立刻离开，默默地注视着冯占雄，半天，才轻声细语地说：“老局长，我走了。明个一早儿，我来给您做饭……”冯占雄没有表示回绝。于雅岚轻盈的身影，被夜色淹没之后，冯占雄转身回到院里，刚要回手拴门，却被看门的老朱头抢在前边了。冯占雄心一动：哦，还有看门的工人？这儿原是职工宿舍，现在成了招待所呢。冯占雄没有深想，匆匆回到室内。洗澡水是热的，四菜一汤煨在锅里，三个暖水瓶灌得满满的。“多么体贴别人的同志啊！”冯占雄感慨地想，“只可惜，她也是个可怜人……”

冯占雄刚坐在沙发上，又立刻站起来，砖头泥巴垒起的坐位，一下变成丝绒的软沙发，他感到很是不习惯。直到他的眼神被茶几上的大摞文件吸引过去，才又慢慢坐下来。白天接他回来的吉普车，按他的意思一直开到港口码头。他看了两艘卸货的外轮，把

财务、计划、技术、安检等科的科长喊到跟前，询问了他想知道的一些情况。他微微皱起眉峰，一言未发。后来，他叫陈凡将港口生产方面的材料和最近上级发的文件马上给他送来。陈凡本想让老首长休息些日子，可他拗不过冯占雄的犟性子，只好让肖伟秘书把材料和文件送了来。眼下，冯占雄恨不得立刻将一腔热血倒给港口，把无端消磨掉的时光抢回来！他的愿望只有一个：工作，工作，工作！……他还记得，在他将要出狱的时候，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去看他，对他说：“占雄同志，思想上要有准备，回到芸蓬港并不比在这儿耍铁锨起盐砣轻松啊！咱的芸蓬港，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模样了。”究竟什么样了，副部长没有深讲。此时此刻，他捧着印有红字头的各级党委的文件，激动得周身发颤，火一样的言词，烧着他本来就已沸腾的心。再瞧瞧各项计划指标，更叫他振奋不已！啊，芸蓬港宏伟的规划，跃进的前景呈现在他的眼前：油港二期工程投资四千二百万，八三年交付使用；国外援建煤码头投资两亿三千六百万，八一年行成生产能力；新建深水泊位五个，投资三亿五千万，八六年靠船装卸……措施也很具体：一、到国外和广交会与外商订购最先进的港口专用成套设备；二、招收新工人二千七百名，其中七百名马上进港；三、火速去交通部要求拨款，并申请芸蓬港三年不再上缴利润；四、去荷兰的鹿特丹港、日本的横滨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考察学习；五、为更新现有设备，与交通部交涉暂时缩减吞吐……冯占雄看着看着，激动得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猛地伸出胳膊，运气提神，拉开山膀，来了个骑马蹲裆式，想检验一下自己有没有力量挑起这副重担。糟！怎么头重脚轻，全身痉挛，耳鸣目眩？他还没站稳，就噗腾一下摔倒在沙发上……

夜很静，传来大海的涛声。天旋地转过去之后，冯占雄悲哀地摇摇头，力不从心地靠着沙发连声叹息，对自己的体质失去了

信心。他是个瘦得惊人的干巴老头，矮身个，刀削脸，满头白发。劳改队盐场的海风，把他的脸吹得黝黑，很象常年跑海的老驾长。只是那双明澈的眼睛，闪烁着果断、深沉的光芒，包含着一种奔腾向前的威势。他把手平放在文件上，若有所思地接连拍了几下，不知为什么突然周身打起寒战，仿佛五八年的锣鼓声乘虚飘至……

寂静的夜，天地间的万物都已进入梦乡。冯占雄的黑眸子巡视着室内，一种空旷孤独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咦，那张能够慰藉心灵而又经常撕痛肺腑的照片怎么不见了？唔，准是于雅岚帮助布置屋子的时候，怕勾起他对心酸往事的回忆，悄悄地收藏起来了。啊，一张全家福照片，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妻子、女儿、儿子和自己，都在冲他开心地微笑。但是，他的三个亲人，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2

几年前，冯占雄从一个孤岛上的干校回来了。他头上“走资派”、“里通外国的特嫌”和“出卖国家资源的帮凶”几顶帽子，似乎还拿在某些人手里，随时都可能飞到脑袋上。但不管怎样，他总算又进了港口大门，结合进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分工抓生产。就在他们赶在台风到来之前，抢卸引进的大型石油化纤设备的时候，陈凡安排了一个狠批“崇洋媚外”的现场会，誓和那个参与跟外商谈判的“风源”对着干。陈凡指定冯占雄的儿子冯钟发言批判，而冯钟是吊车司机，需要和妹妹小莲一块用两部吊车“抬”一个大件。冯占雄是现场指挥。这种起吊方法，要求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两台车必须同时来劲，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喇叭催促冯钟去广播室发言批判。冯钟心慌意乱，别人写的稿子自己还没看一遍，

而起吊工作又正在紧要关头。他仓促跳上吊车驾驶台抄起操纵杆，神不守舍，没有看见执行信号，小莲的吊车却已按信号起吊。由于超负荷，钢丝绳嘎嘎作响，只听猝然一声巨响，小莲的吊车猛然间象一座山似地栽倒……

漆黑的夜，没有月光。乌云漫漫，凉风嗖嗖。海浪冲击着礁石，既单调又沉闷。港湾沉浸在肃穆之中，连镞钨灯都显得昏暗了。在港口医院里，手术室门外挤满了工人。干瘦的冯占雄，坐在楼道的长椅上，脸色象平常那样铁板，只是眼睛眨得快了，似乎在深思细想着什么。他焦灼地瞧瞧手表，朝手术室望一眼，站起身大步向外走。就在这时，手术室门开了，匆匆走出一个女医生，冲开围过来的工人，径直追到冯占雄身边。

“老局长，小莲的伤势……”

“照实讲吧。”

“您……为她……准备后事……”

冯占雄的头轰地一响，就近扶住一把椅子，总算没有摔倒。停了一会儿，他站直身子，一句话没讲，向门外走去。当他一只脚刚迈出大门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撕裂心肺的哭吼：“小莲，妹妹，是哥哥害了你呀！……”冯占雄靠在门框上，脑袋一歪顶住玻璃门，哗啦一声玻璃碎了。但他却象根本没有察觉似的，在那儿靠了好久，直到有人站在面前喊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老首长，您在这儿？”

冯占雄眨眨眼，把身子站直了。

陈凡深深叹口气，接着道：“不是我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您添烦，当时要听我的，叫这条船转港卸货，何至于……唉！该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回头望一望了……”陈凡断断续续地说完，没等冯占雄回话就匆匆朝里走去。

冯占雄解开衣襟，迎着海风往码头走。从海上传来货轮的笛

声，显得那么凄厉。过了道口，登上码头，海浪撞击水泥护坡堤的声音，摇撼着他的心房。要在往常，他到这个时候不回家，小莲会提着饭盒四处找他，一见他，就轻捷地跳起来喊：“爸爸，您把家丢了吗？”可是，现在和今后都不会再听见女儿甜甜的喊声了。他努力控制着感情，不让自己再想下去，但泪水却从眼角滚下来。他赶紧用指头抹抹眼睛，加快了脚步。突然，他的脚步又停住了，胸脯也跟着大起大伏起来。原来，他不知不觉来到了老伴沈翠跳海的地方。老伴生前的言谈笑貌，一下子清晰地出现在面前。还是他被当作里通外国的特嫌坐冷板凳的时候，有人忽然揭发他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其实，是这么一回事，一位外国船长到他家作客，老伴热情地递给船长一支香烟，那位船长不吸烟，却把烟收下留作纪念。揭发者把这说成是冯占雄将盗窃的港口机密伪装成香烟，通过老伴的手递出去，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外汇。这还了得！于是乎，批、斗、体罚和人格侮辱都落在老伴的头上。她顶不住了，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从隔离室逃出来，跑到这儿扑进了大海的怀抱……

开花的大浪，击打着礁石，冲起白花花的水柱，象是老伴在哭诉，而眼下他还必须告诉老伴：他们的小莲……

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怎么能在这里长久逗留呢？不，他得赶快回到码头的卸货现场去，回到卸化纤设备的“波斯湾”号货轮上去。台风警报和货主催促设备的急电象一团大火燃烧着他，使他暂时忘掉了自己的悲伤。他脚下蹬劲儿，大踏步地朝前走去。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冯占雄同志，你的芸蓬港是不是小了一点？泊位不够多，水也不太深，这怎么行啊？你有什么设想？……”啊，周总理！这不是敬爱的周总理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来视察芸蓬港。尽管总理日夜操劳，但精神仍然十分充沛。冯占雄是在卸货现场

跟总理会面的。总理亲切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老同志，不，不，你比我年轻得多，我是中年，你还是小青年嘛。”总理的话引起一片笑声。总理一边看工人卸货，一边听冯占雄介绍港口情况，还不时地插话，非常随便。总理讲：党中央、国务院，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搞好港口建设，把应该出口的东西送出去，把应该引进的技术装备运进来！我们国家要搞现代化，不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怎么成？我们不学清朝政府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

夜深了，阵阵海风，带着凉意，刮在冯占雄身上，把他从回忆中唤醒。啊，辜负了总理的期望，港湾的很多事都还没有办哪！他暗下决心，不管自己头上还戴着什么帽子，也不管自己心上的伤痕有多么深，拚上这百十多斤的身躯，也要实现总理的嘱咐，增建泊位，提高吞吐。要不将来怎么去见总理？然而，当他疾步赶到现场，却一下子愣住了。这里的一切活动都已停止，迎接他的是醒目的大标语：“向冯占雄讨还血债！”“起吊事故是执行崇洋媚外路线的结果！”“冯占雄应负刑事责任！”……

3

冯占雄的回忆，被滴滴泪水打断。他负了两年多的刑事责任。他的儿子冯钟，在他被拘捕的第二天就失踪了。粉碎“四人帮”后，据说刑事案件不存在落实政策和平反的问题，所以陈凡也一直没有过问这件事情。交通部一催再催不见效，就派了一位副部长亲自带领调查组，上上下下奔跑了两个多月，终于宣布冯占雄无罪。此刻，夜深人静，涨潮的涛声响彻耳畔，沉闷的汽笛声不时传来。冯占雄想道：根据自己的年岁、体力和知识，就是拚上老命，能够把港口的生产搞好吗？他不安地站起来，反剪着手在室内踱着。

夜，那么宁静。整个住宅，没有一点响声。客人们都睡了吗？这个招待所住宿的客人怎么这样少？自打傍晚进来就没有碰上一个。他隐约地感觉到不对劲，便拉开门来到穿堂，反反复复走了几趟，终于意识到这座花园洋房，仅仅住着他冯占雄一个人！他的心腾地跳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占据了心灵。他一个急转身，抓起柳木棍子，咯噔咯噔地拄着向码头奔去。

港口，祖国通往世界的门户；码头，请进客人或送出货物的必经之路。冯占雄对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微波荡漾的港池，被探照灯照得千姿百态，五颜六色。几层楼房高的巨轮，雄狮般地卧在泊位里，光焰四射，静候着码头工人减轻它身上的重负。排排高耸入云的龙门吊，长颈鹿似地俯瞰着大海，随时准备把巨大的设备衔上岸、装上船。唯有看到这一切，冯占雄的心胸才舒展，精神才振奋，不安和忧虑都一扫而光。他默默地说：码头，离开你有十个年头了，今天我终于又回到你的身旁，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作为祖国门户的守门人，请什么进来，放什么出去，进得快一些还是慢慢吞吞，出得及时一点还是拖拖拉拉，肩膀上的分量重啊！他把目光从港池收回来，又投到码头卸货的场地上。轰鸣的海浪撞击着脚下的沉箱，双腿都觉出了它的威力。清冷的灯光，把两股铁轨映得锃亮，闪射出一道刺眼的白光。如今那里静悄悄，连上夜班的装卸工人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冯占雄停住脚步，抬头朝大海中的港湾锚地望去。抛锚停泊的货轮灯火通明，宛如一座座海上城市。他一艘一艘地数着，整整三十条。他的心猛然一颤：压船！港口压船意味着什么，冯占雄是极清楚的。他的血液流动得快了，心脏也怦怦地急跳起来。恰在这时，九号泊位的一艘货轮解缆起航了。按照常规，货船离岸是很红火的，可是此刻却没有半点声息。这艘庞然大物被拖轮拖进航道之后，拉了几声沉闷的汽笛，就被暗夜和大浪淹没了。

“呸！”从阴影处爆发出一声怒吼，“四化，四化，照这么搞四化，中国老百姓的裤腰带，一天就得往里勒俩扣儿。”

“大海哥，你又……”一个姑娘的声音。

“我又怎么啦？还不到两个月，白瞎七千吨杂货，这是中国人的血汗哪！我真想跳下海，让大浪吞了我，省得眼睁睁地看着绞心……”

“唉，大海，你操这份闲心干什么？把芸蓬港都给了外国人，有你我多少？混碗饭吃算啦。”一个沙哑的嗓音。

“呸！你是不是中国人？”

“这……”

“大海哥，你先别急，咱们再去找一找陈凡同志……”

“陈凡？哼，我才不尿他呢！如今他热心的是出国考察，上广交会订购港口设备，外加‘抓纲治国’和揭批查，哪还顾得上解决压船……”

“嘻嘻嘻，操心头发白得快，不怕嫂子跟你打离婚吗？哈哈！”

“你给我滚！”

冯占雄的心猛的一颤，两条腿都哆嗦了。三个谈话的人，他已听出两个是谁，货区的装卸队长钟大海和吊车司机姜菲菲。他们是冯钟和小莲的朋友，所以冯占雄比较了解他们。钟大海是个大块头，肩上搁三百斤不打晃儿。他生就火辣辣的性子，怪话、讽刺话、挖苦话不离口，天王老子也不怕，但是一千起活儿来就红眼，三九天也得把棉袄甩掉。他的口头禅是，装卸工不流汗，不如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睡大觉。很有一些领导人瞧不上他。二十一岁就当装卸队长，如今三十好几了还是装卸队长。姜菲菲已是二十八、九的大姑娘了，但她身材小巧玲珑，加上长的细皮嫩肉，倒象二十刚刚冒头。她虽有时出言尖刻，很少有她能够看得上的

人，可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现在想追求她的小伙子，往少说也有一打，但看不出她对哪个小伙子特别亲近一些。这样，她自然成了码头上一个深奥莫测的人物，连一直喜欢她的、脸皮不能算薄的肖伟秘书在她面前都不敢放肆。眼下，冯占雄从三个年轻人的谈话中，听出了港口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杂货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装船，外商不光提出杀价，而且，还要加倍赔偿损失，包括对方的高额利润，结果几千吨货物就等于白给了人家。这种情况，他任局长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现在“还不到两个月”竟“白瞎七千吨”。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港口的重大责任事故。

“奶奶个熊！”钟大海又吼开了，“我真想闹张布告贴出去，宣布我钟大海是港务局的局长！”

“你？……”

“我怎么？管保比现在的头头们干得漂亮！眼下芸蓬港是有本事的坐泥窝，草包肚子登金銮殿。哼，要是把港口的指挥大权交给耿赢……”

“嘘！隔墙有耳。耿赢跟‘四人帮’……”

“大海哥，听说了吗，老局长回来了。”

“他回来顶个屁！你没见他身子骨垮了，离开拐棍迈不开步，而且他一上任就钻了人家的网……”

冯占雄的脑袋里轰隆一响，钟大海他们还讲了些什么，他大概听不清了。悲哀、委屈、不安的心情，狠狠地折磨着他。平心而论，他冯占雄在芸蓬港，还是有一定威望的，职工们一向为有“老局长”这样的领导而骄傲。两年前的重大事故，人们一直为他鸣不平，不少码头工人挺身而出，愿替他去坐牢，其中就有大块头钟大海。然而现在同样是这个人却讲出了不信任他的话，怎能不叫他心烦意乱呢？他更没有想到，自己挂的这根柳木棍子，居然会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冯占雄鼓了鼓劲儿，迅速绕过机械架